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吴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幼岐嶷眉眼如畫姆抱御史側置之座却弗敢立御史奇之既就外傅誦習如成人唯家人紛委其傍不誤視見者知其不凡十四廪學官又十年爲弘治丙辰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嗛公遠之奪公侍讀公

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意無所恨已進侍讀學士
禮部侍郎會大禮垂成議者相繼罷去公又巖巖持
議帝興歔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為南京吏部尚書丙
年大計群吏公蒞事惟公惟明輿論翕服而權貴欲
引繩批根議論背之者謂大計不當上旨勒公再察
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願解綬去不能違乎
心之所安是非非是顛倒已定之品局為也遂拜疏
乞致其仕為築室陽抱山中琴樽自老歷三十餘年
中外薦牘以百計公竟不起公為人恬素純一樸居

八十了不知人間有巧詐淫佚之事聞人談說輒[illegible]曰世豈有是哉人貌人情等耳毋告者過聊生平不畜姬媵每夜舉燭一長鬚行酒行已肅立户外更召行之籌盡則止不復飲里中年少每相誡毋爲不善爲冢宰知其黠者曰秋之所居吳趨里紛華相[illegible]公庭寂然得年九十有四遺命毋乞恩于朝易名[illegible]請避父諱詔贈公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恭靖

論曰長洲文震孟作名賢紀稱恭靖惇厚長者平居抑抑耳乃其臨事又何屹然壁立哉凡大臣居鄉非

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恭靖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慙彼其行事有以深信于人也世人稱恭靖陰行善或以問公頭面皆赤晚語所知吾直以行誼爲當年第一人故略信其所指矣恭靖宅吴趨予得至焉庭中古栢枝相虬根出石上人曰此當年老蒼頭行酒處也

顧潛　父宜之

顧潛字孔昭蚤慧舉止凝然不與他慧者等父自先生名宜之故長者每事多遜讓獨心奇公爲營

歎第令異日可涵賔客年十四山陰司馬御史得公
牘奇之升入鄉校十九爲賢書弘治丙辰廷對主司
呈進其卷寘二甲第三人尋被命改翰林院庶吉士在
館課多第一爲王文恪公所重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公爲御史嚴權倖請謁一無所問中貴人嗛之將蟄
公偵伺無所得誣奏詿誤朝儀下錦衣獄朝廷特寬
釋之庚申奉勑往山東河南印信馬匹公奏言馬政
耗弊多由折色子粒買俵等項互累軍民懇復洪武
永樂舊制庶民力可寬軍政清肅上勑所司罷行之

壬戌以疾在告思裨政理乃輯唐虞三代至漢唐宋事蹟附以論斷凡奉天法祖訓儲恤藩育才子惠納諫節用飭邊防清利弊無不具載勒爲一書名稽古治要疾愈上之上嘉諭留備覽仍復山東道御史劾奏光祿少卿祝祥阿附外戚太常卿崔志端左道惑人累遷禮部尚書乞賜斥逐朝綱肅然未幾奉勅提督京畿學校所至簡拔俊乂模範整肅三輔文風翕然丕變先是順德永平諸郡士鮮知學公擇秀頴者令有司資送至京從師肄業多所造就正德戊寅

公再滿考時許襄毅爲冢宰考公上上推大理寺丞者一按察副使者四皆不報盖 武廟嗣服逆瑾當道而公屢疏遠佞息遊非其所樂故已耽耽側目于公矣吏部劉宇者瑾私人也其子爲畿内令謁公公絶之不與款曲遂爲所傾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以瑾格例去其官公歸即舍南鑿池疊山奉封御史公所謂展桂堂者也延賓觴奕娛養情性又十有二年而封公卒公壽六十有四

論曰顧之先樹德務滋起家成進士則自侍御公始

侍御之教潔庭宇肅僕媵爲務其男子操作奉令惟謹婦人習女工機杼聲軋軋相聞也孝武之際公在御史臺用其七而天下肅晚乃用之于家迄于今凜凜稱有家法矣公性早起必手一編坐小軒下多謝客童子曳屣而行不誤視晚歲時有觴詠稱眞逸者張思南高上杭周德輿三人而已予每讀公所著崑山志簡峻嶄截如見其人焉

周倫

周倫字伯明弘治丙辰進士已未廷試除保定府新

安縣知縣而縣苦旱飛蝗蔽天公率其屬徒步虔禱
三日大雨如澍明年大水疏請停派未發寄養馬匹
又請粟巡撫賑貸會長隄適潰公以粟募民負土築
隄不日隄成民亦得粟免死旣滿考超拜山東道監
察御史奉勑巡視居庸龍泉等關正德改元又勅勘
太監李興擅砍禁林山木奏入上嘉其直而是時逆
瑾用事責令百官違限一年者致仕公除父喪還京
不及限致仕如瑾例瑾又發公薦舉疏罰米二百
石輸大同論西庫布花積弊罰米百石輸京倉公屢

之怡然未幾瑾敗復江西道監察御史䟽薦大學士
謝遷尚書劉大夏編修許讚謝丕檢討許誥御史李
熙等向以忤瑾見黜亟宜錄用又劾奏大學士焦芳
摠兵張洪等官上納之癸酉巡按山西時　騎入完
各鎮皆擁兵自保不相救援公䟽畧曰臣看得宣大
延綏雁門等邊勢相聯絡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
而各鎮官軍例分爾我害　至則聲言救援逗撓不進
害　退則堅壁自守等如秦越我軍忤意害　志益驕積
習如常深爲可慮乞調各鎮遊騎官軍各駐劄所在

近邊酌量　勢務相應援庶幾諸鎮一心邊陲可障
上又納之公在山西修築城関土堡及垛口月城凡
一萬二千丈有奇挑濬濠塹三千餘丈久之陞南大
理右寺丞尋陞少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僉都御史
勅提督操江院事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官尋陞兵工
二部侍郎奉旨清理軍職貼黃戊子陞刑部尚書已
丑改北赴京師命侍經筵未幾又改南刑部盖公之
入也朝廷方論去桂相詔逮其私人李夢鶴等付刑
部獄張少傅以屬公公徐曰久有公論少傅黨之故

有是命公既抵南京奉旨會審罪囚矜恤明允又上疏推明律例七事下法司會議施行辛卯南郊進公資政大夫壬辰滿刑部考引年固乞休不允勑會同都察院考察本部屬官再上疏懇乞休致詔許之又十年而公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論曰康僖公其貌恂恂不疾言然終不可犯以非義是非所在屹然山立不可動揺盖侃侃古大臣之風矣懸車引年敦恤親故觴咏之樂亦裨世風里長老嘗見公遊武林子大理丞鳳鳴侍而張通叅寰亦侍

其尊祁州翁聯艦合樽四韻齊下積篇成帙題曰西湖唱和録雖復流連魚鳥不忘諷俗維風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見也公性嗜書善行草今陪京刑部壁有尚書墨妙識者謂山谷似公公又好讀軒岐之籍身習其事常曰先王六藝之教惟此道可以養生養生則能及物古之君子愛其身將以有爲意念深遠矣

梁鳴鑾

梁鳴鑾字九章凡舅皆有聲名而公性尤爲沉至無高華自喜之色居恒耽嗜史籍嘗倣古論賛體作史

論四十卷摘鉛刺槧朱黄不去其手凡数十年而後就又重自矜秘弗以示人一時學者争師尊之彬彬多該達之士或去爲大官而公怡然殊弗屑意所至必以史論自随點竄尋繹無問寒暑風雨晦明晝夜嘉靖中以歳薦謁選長安授黄州府黄岡縣教諭課率諸生外讀史不輟墻壖閒皆有筆墨紀錄嘗携論数卷泛舟赤壁之下傳言學使者將行縣浮江迎之遂百里而遥舟過青山磯風波駭作舟人大恐公攝衣危坐数問從者史論何在寂無長言盖其耽嗜如

此公在黃州嘗有藩臬数輩過西陵見公黌舍執弟子禮甚恭而退黃人歎異之公故未嘗言其某爲門下士也晚歲獨居故里紙窗竹屋脩然自遠不復與外事相關門人秦憲長鰲自閩還謁公公堅卧辭之秦排戶而入就床與公語榻穿敝無席秦款坐聽之良久退而自得也公所著書歸太僕有光爲之序公嘗屬之曰子爲序吾書甚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惟好讀書甚老無倦而已

論曰昔蘇子瞻碇宿大海中念惟易傳論語解世無別

本此其故即子瞻亦莫能自喻古来著書之家窮見真性往往時有如孫之翰作唐史與青山磯何以異乎惜乎世無司馬文公及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人遂令史論無述于後秦憲長心許先生將行之老病不果豈亦有好妬者歟龔德明言顧文康在政府甚念先生家人度先生必不欲往乃相與謀惟直走長安然後相聞既就道先生讀史舟中顧見岸谷茅葦蘸問狀便指清淮自誓家人惶遽返先生吁嗟先生雖古獨行之士何以加焉

周廣　子士淹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苦志力學登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知縣廉毅自持不謁鎮守中貴諸中貴眈眈之而公治行皆爲天下第一徵入試浙江道監察御史未閲月劾奏假子錢寧僭擬東朝諸不法事詞旨激揚群小側目上故弗深罪也黜丞廣東懷遠驛而側目者未已使刺客邀道必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嗢囉行乞四百里乃免而是時武定侯郭勛鎮守嶺南承奸人意旨故以金試公公峻卻之乃邀公

入謝鍵其戶箠公幾殆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
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公以便道休沐故里羣口共
譟再貶竹寨驛丞驛無房屋築茅舍居之與子弟講
誦不輟寧伏誅詔復御史嘉靖元初遷江西按察司
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
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有不便公所爲者裁單罷歸
起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公負正骨敢任
事再蹶再起不十年至鄉貳天下方倚公有爲公亦
殫衷相盡愈見精采不久勿化朝野惜之子士淹字

孺亭年十三從通議公竹寨驛居沅湘間慨然有志于學三年還負笈星溪從莊渠先生講復性之學分授針芥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通議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通議曰天下大任令兒自負荷君何得云云公聞益自信卒稱入室弟子公以嘉靖丁酉領薦垂三十年不第死徐沛間從通議葬尉遲村

論曰武皇帝襲休明之運率由舊章可稱至治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横亂政上常御豹房輕騎佚遊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而胡僧方挾左道以

梵咒彈賊使河南河北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通議公正發憤奮不顧患上疏言但法孝宗便是堯舜斯亦本朝否泰升降之際矣箴銘藥石不見省采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歟即空言故足不朽耳龔生適黔涉沅江問竹寨草舍自詫吾鄉千載下死人凜凜有生氣云通議三子孝廉最著然皆未易才也孝廉嘗與其弟士洵視毋夫人病必手一編坐床下歛氣柔聲色若孺子有趙白

者嘗借書于洵洵必乙其處與之曰令後生務曉首尾此豈今世之義乎士淳奉通議歷貧苦雖貴顯日閱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斯其形影又何如哉周氏之家學所以久在人吻令人遇其子弟而興懷也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身長七尺虬髯虎視吐音宏暢應事而發能厭服衆志各適其所欲得襟度豁如也弘治十八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

德戊辰與修　孝廟實録己巳陞侍讀賜銀幣丙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八月主順天鄉試己卯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　世廟繼統開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纂修　武宗實録壬午郊祀禮成賜白鷴服再疏引疾得請家居究心當世之務念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之丙戌赴闕丁亥更定學士制以公爲翰林院掌印學士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勑公在講筵敷陳啓沃皆稱上旨屢勑輔臣引公專對至免朝叅止與講席公益盡心獻

納裨益弘多屢賜金綺書籍戊子進講洪範終篇上
賜手勅曰卿久居淹滯勞苦可憫乃超拜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蓋特恩云己丑校勘續修大明會
典庚寅舉耕籍禮特命公與九推之列賜雲鶴服辛
卯上御無逸殿講無逸篇賜宴陞禮部右侍郎仍充
經筵日講官不妨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
一人壬辰奉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故事
教庶吉士用翰林二人獨受簡命自公始十二月陞
吏部左侍郎癸巳上幸大學御彝倫堂命祭酒司業

講書賜坐聽講公請錄用曾氏子孫詔如公言擇一人授博士如孔顏孟例甲午滿考進資治尹乙未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趙貞吉等三十人公疏辭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茲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才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訓勵模範肅然丙申從上幸山陵賜麒麟服銀瓢繡囊各一事四月賜飛魚服八月九廟成命撰祫享太享諸樂章九月累朝寶訓實錄成特加太子太保賜宴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丁酉公又

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蠹害懇乞差官
總理清查舊額催辦錢粮預備倉廪期于振舉廢墜
不得滋擾上深嘉納命戶部官速行之加嚴切焉戊
戌奉命主考會試公簡在帝心久擬擢用爲永嘉所
抑棲遲十年是歲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內閣疏辭不允九月駕幸山陵公扈蹕十一月
朔駕幸圜丘上皇天冊表復詣太學上冊寶賜銀幣
召對便殿論經史十二月大駕再幸山陵相度章聖
皇后陵隧賜貂帽己亥召至玄極寶殿觀燈賜宴尋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朔冊立
皇太子景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十六日南巡承
天夏學士扈蹕公留守京師賜牙刻留守關防一顆
蟒衣四襲金寶帶一圍公上七事懇辭事任上手批
勅諭若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
數月昨已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留卿贊輔協同文
武重臣居守內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邉陲一應大
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宜遵承朕命應啓請者擬請
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

事情宜用欽賜印記来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
茲重寄宜欽承之公拜稽首夙夜視事惟慎惟勤四
月大駕還京師公以嚴見憚謬掛彈章公引罪辭避
温諭慰留不得請頃之賜御批寶璽聖製詩歌二函
及天靈茶筍七月一品考滿復職遣官賚賜羊酒新
鈔八月南薰殿書 太祖 成祖 睿宗三聖玉冊
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服三襲
十二月又賜白金蟒衣庚子上祈穀于玄極寶殿賜
貂暖耳五月有事于方澤公省牲郊壇感寒漸病噎

上遣醫視疾賜賚特厚公疏辭俸不允八月病甚懇
乞歸休又不允中使旁午于道溫諭如初公力疾草
遺疏纚纚萬言如興水利復鹽法修邊備復河套皆
國家經久大計云訃聞 天子憫悼勅禮部賜葬給
祭贈太保諡文康初公之生也封翁年已踰艾公既
長嘗爲封翁設醮又爲疏祈之曰其所應有年數以
其半益親而是夕封翁夢天門洞開風露澄澈身披
八卦衣仗七星劍兩黃頭捧玉冊示翁公試及第翁
登上壽而卒知者謂此其祥矣其後監國黃頭持玉

册如夢而公年数適與卦合始知公精誠格天如此

論曰文康公遭時清明天子向學敷陳講幄十有二年其所以啓沃君心者世莫能詳然使英主聞心箴而感動遂曉暢洪範無逸中庸諸書格心之功孰大于是南巡監國邉陲晏然此其功在社稷又何如哉君臣相得時所未有而生平偉志未盡施設則年實限之蓋自宅揆迄于遺疏甫及滿考而　肅皇英睿性成長駕遠馭公宜何如凜凜爲國家養和平之福也東南財賦之地修葺城堵經畧宜然城成而寇至

吾鄉十萬戶盡保首領緊誰之德歟而公未嘗故以私鄉之人也至其手出賜金爲當年士民倡曰昔䟽賡以天子之賚恵養故舊吾欲用之築城則公之趣操大都如是焉已邑人爲建崇功祠載祀典

魏校

魏校字子才敏而好學一目四行俱下弱冠會試高第授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初入仕爲理官謂是民命所關心大懼胡端敏語之曰凡用刑不難于招難于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公感悟居刑曹八

載不揵一人民自輸服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會江彬逆濠情叵測移疾家居倡爲復性之學講道星溪從游者嘗百人一日偶來溪上覽天文四垂爲宇混混乎六合爲家也日星升沉雲霞卷舒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其學始大進自謂得之主靜云久之擢廣東提學副使毀拆滛祠務崇正教有鄭生者從公渡海閘斧琢聲動地心怦怦然意海藏龍宮故亦有之公毅然不顧既發如履平焉生乃大服改命督學河南遷太常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

進講先呈講章于政府而公不然永嘉不悦且忌之
遽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詔議天地分祀公奏記
畧曰禮家謂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然
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
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
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
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
宰獨運豈有兩蔕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説非也乃

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共牢始于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且非獨于此後世訓詁爲學始于漢儒科舉取士始于隋煬帝資格用人始于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于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并賜照察䟽入不報遂致其仕公所著書甚多五經大學皆有纂述盛行于世又甞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沿革傳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六書精藴二書一轍大要謂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

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識者韙其言云

論曰予少讀莊渠遺書心韙之謂其言皆足表見于世即不必見之行事可也然其論主静之學微矣如曰冬氣閉藏極于嚴密故春生温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静何以養吾仁又曰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收斂而後發生是故歸藏于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為天根乎又曰鷹立如睡虎行如病皆蓄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又曰自欺最是國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

長惡容奸隨坑落塹故不可不決裂也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由公之道無變公之學傳曰主靜立人極其至矣乎公既歿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恭簡賜葬吳縣

陽山有司建祠與賢里載祀典

方鵬　弟鳳　孫元儒

太常卿方鵬字時舉弟侍御鳳字時鳴祖盛王文恪所傳槐庭先生羽儀吾鄉者也父封翁麟更以長厚見推當世云太常生而岐嶷既長猶憶其前身所在處有聲黌校閭而侍御早慧知向學則太常課之學

出入新濆里里中人嘖嘖稱二難也侍御以弘治戊
午薦于鄉既三年而太常舉鄉試第二人正德戊辰
皆成進士當是時逆瑾多僞爲令挫辱諸進士逼令
来見而太常念父毋春秋高欲令弟暫帰省獨身受
虀粉無悔乃夜起旁皇却立午門外同年陸其者見
而訶之太常斂容謝不敢不数日瑾敗授南京祠部
主事歷貟外吏部郎中陞山西提學副使改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主考北京鄉試
而侍御用行人起家擢南北臺侍御史巡按真定當

是時太常望重爲時彥所宗而御史之言事也力王文成就閒海表則薦文成可勝大任胡端敏伐謀中譏則救端敏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天下凜凜側目方御史美嘉請元初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廣其意以疏請太常闇而徹是之御史再疏辨非是奏劾其兄以謝天子然後自劾以謝太常相持久之太常晉爲卿而侍御僉憲廣東旋自免去太常忽忽不自得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遂移病歸與侍御養重新瀆里當是之時

兄弟怡怡閭童子時釣游訪先哲丘壠碑版載記幅
巾杖屐往来田間而天下之清望都馬太常善病多
下帷薰掃端然危坐長吏問候惟謹則侍御主之而
侍御性逸宕多笑歌管絃之樂太常亦時往不令聽
日隔也太常得壽七十一侍御加六焉侍御孫元儒
字愚魯嘉靖庚子以禮經魁南服學者爭寫傳之嘆
其超朗而公自謂未至務廣氣類之交于四方闢園
亭田野中用相砥礪久之而公熟視彼所爲故不能
有加于我也旋罷去爲清虛之學每偕計吏行時時

截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亡何病死年四十士林至
今惜之
論曰二方先生冠冕當代矢志勿欺勇退急流各成
吾是即小夫婦人知爲并心一腸不貳不雜而當年
志狀獨于憲陵之際引而不發予故表出之不辭蠡
測敢阿其所好哉槐庭翁故有兄年踰六十小得辠
于父輒杖之翁鬚鬢皤如長跽以請父校杖而止當
年以爲美談兩先生信其苗裔矣予每過陳儀封輒
言孝廉口無世語身無世態豈有大惕深隱于中顧

性至氣高一弗能堪遂托于飲迯于禪謂之聊解云
爾而吾友歸太僕以為發于憤懣之所未酬縱酒凌
物盡棄其已能而津航及于下乘太過或者其信然
歟太僕儀封皆當代持衡能言之家闡發故交津津
如是則亦可以知孝廉也夫

柴奇　從孫大履

柴奇字德美敏資强記楊偍子器見而禮之令薄游
吳越閒用資耳目公挾册負笈裹粮遂登會稽探禹
穴觀潮錢塘慨然而還正德辛未與弟泰同應禮部

試選高第觀政吏部時楊文襄爲太宰發策策諸進
士公上書言東南水利其要害無過白茆塘尾浦歲
久湮塞轉傷禾稼請以逆璫没入貲給濟工費言甚
懇至文襄上其議于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充嗣往厥
功告成繄公之策也是歲授吏科給事中奉詔監軍
齊魯間討流賊舉劾功罪惟明克允明年賊陷曲阜
闕里禮籍樂器焚蕩無餘公奏移曲阜城就孔廟無
督將士擒賊部軍勇壯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鷺袍
加俸二級祄公之監軍也嘗止郵舍傍垣而寢見其

父呼曰起起公帶夢啟戶而垣敗訇然則逸馬觸之榻虀粉矣公自負蓋有天道云丙子服闋補原官丁夘陞南京光祿少卿會　武廟南巡同大司馬喬宇京兆寇天叙協力修俻所須無不應會而辦民力不勞又查復厨役之占他所者二百餘人嘉靖巳丑陞應天府丞壬辰陞府尹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復積科試羨餘以拓貢院會南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三公居諫垣時敢言事輙焚其草今徽庵集所載獨諫南巡劾錢寧一二疏而

巳孫堯年字欽父萬曆丙戌進士試同安縣知縣終常州府學教授從曾孫大復字旋父刑部主事泰之曾孫也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每聞講誦聲公徬徨其側輒有開悟故人顧茂尹奇而館之令與諸子游入耳都盡課義可無于人就諸生試皆高等萬曆壬辰聯舉南宮甫踰冠乙未廷試丁酉授中書舍人辛丑陞職方司員外郎郎中公性善酒無貴賤長幼皆與飲輒盡其懽而在長安克精治事然不廢折柬之召嘗酣飲達旦質明馬蹄特特所酬應無不先諸曹

郎立辦黃頭伍伯皆稱公忠勤無留事嘗主試粵西得士爲盛張兵部其廉歿于京邸婦妬甚張不欲歸其妾所生子留妾邸中翰林馮有經寔撫之而公以鄉誼保持于外毎過省必呼同曹郎善兵部者與偕晰夕惟謹三年如一日曰張有寡妾在公自少挺挺不肯以喜怒隨人既貴益自豎立被服寒素或見其襯章惟毛褐裘數年不易云丙午假歸暴卒公在職方乆餉遺一無所受既解而南偦帥有持千金爲壽者公醉之酒峻謝之甫別而沒既殮僅餘酒鎗數事

而已公性孝友念與母居貧起家兄大觀勉爲善不
能自給旣省母畢出所持裝進母曰以爲兄具兒食
祿于朝毋毋用相念也或言公鄉薦時將校公據命
家人市一澣布衣而易其旣敝者至不得觸手語人
曰服此六年而吾體漸溢不堪着然亦市之其肆中
吾甚愳久而渝也聊服此識吾念焉
論曰吾鄉稱兄弟同籍者自二張始方與柴繼之宦
至京兆尊顯矣刑部阨于年同安之政有聲於時就
教而沒盛者故難其繼耶職方祿壽雖不配德而清

風穆如矣職方常召鑷者入几而不席僅取敝篋殿之其他服御皆襲敝而爲獨所奉巵酒盞底透見銀花耳職方嘗語人毋琢吾稟賦蓋庶幾焉職方死數日而里人傳說新柴復生倉皇馳走塵昏一巷中匪其愛之疇欲生之也耶里人謂同安先貴故稱職方新柴以別之云

盧志

盧志字宗尹自少讀父守恒公遺書好講素難洞悉包絡淹通諸家之義然名不出其鄉有病瘵久不起

者一劑起之名乃大噪衆以爲神弘治丁巳應名醫
詔提藥囊負笈走徐沛間一人衣短簑衣止先生坐
與論運氣主客正對之法其言非常先生諾諾承之
意忽忽如夢醒間遂行就禮部試試高等隸籍太醫
院供奉御藥房奉詔修本草成賜金綺蜀藩奏迎先
生詔不許孝貞太皇后昭聖皇后有疾診視立愈賜
繡衣一襲名動京師正德癸酉治上痰疾授御醫乙
亥治悸疾遂擢院判贈父如其官是時先生入奉禁
御出陪乘輿眷遇隆重賜金綺三品服長安貴游競

相延致馬鞭所指輿隸促沓塵昏一巷中爭先御爲快而先生仁心應物無貴賤老幼一體療治察色按脉洞視五臟鍼熨湯液不泥古法所投立效如大將挾槊馳騎縱横皆宜内自禁掖乃至委巷一切痾癢恃先生無恐詳具別傳中庚辰上南狩不豫召先生先生趣告諸大臣冬得夏脉法在不治願定國儲安社稷宮車宴駕例得罪先生超然免于廷論詔以院判致其仕時有院使王其者瘍醫也治背疽不効强先生視之其人喘嗽嘔噦以木榻穿底坐下不止先

生曰可活也王語先生兩尺俱絶恐無生理先生曰所以生者政以兩尺絶耳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幸嘔噦何患焉請以枳殼厚朴半夏桹榔之屬治之王曰疽背端瀉危矣藥非所任先生曰此急則治其標也乃取藥煮其旁香氣達于鼻病者歆歆以手指藥爐求飲盡劑酣睡比覺病去疽亦頓平凡先生所療類如此餘莫能詳既免官促舍人治裝諸遊長安者強持先生留邸中嘉靖壬辰子梗登進士補外先生歸崑山時已貴高門敝第

笙歌雜遝家人受旨進士務遂所樂以娛先生而先
生性固恬澹無一切姬媵耳目之好日與弟子數十
人解說素難不輟沈友者號苓坡侍先生久嘗與談
運氣曰人皆知運氣太過不及主客正對之化其間
所云中執法貴人行令最不易察盖歲運與司天同
化爲天符執法若戊子丁夘歲火運見少陰木運見
厥陰戊子運化炎火司天化熱加以火熱病心内外
邪并主血溢暴出故中者速而危天符歲運之氣同
化爲太乙貴人周甲之運臨歲者四若戊午感熱病

心巳丑巳未感濕病脾乙酉感燥病肺皆內外邪并
五臟主病不治故中者卒暴而死中行令者因乎歲
會其氣和平故徐而相持是緩急輕重之分也又云
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勝之常也歲半以後地氣主之
復之常也內經之旨至切而當王氷以勝甚復甚勝
微復微爲解其理愈湮抑不知天運有太過不及氣
化有盛盛虛虛太過者化先天則巳勝妄行不及者
化後天則巳衰受制盛盛者風熱相火位乎歲半之
前木火之氣動而爲勝也虛虛者土金寒水位乎歲

半之後金水之氣本衰因時旺而能復也蓋木火之氣有餘而金水不足有餘則勝常多不及則勝常少故耳然有當不足之氣而反爲勝此天令之變非由恒紀不可以憶故曰時有常變氣無必然也言既顧況友書之而是時朱桑中以童子侍先生謹問傷寒脉要先生曰昔人謂病從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内有指爲傷寒者此大不然稽諸至真要論所指第言外感如諸瘧之類非傷寒也傷寒外感之疾既盛于内則傳變入裡其勢至危此時尚欲

治外譬猶大盜已在堂室不急攻逐徒周章垣墉之間豈理也哉故仲景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奚待辨耶又云東垣謂飲食失節停滯者皆傷于胃勞役憂喜悲怒者皆傷于脾其言固曉然易知然暴怒傷陰其病筋攣血溢暴喜傷陽其病厥逆崩漏驚悸引而不發之妙孰能知之苟不研精索隱因內經以盡變鮮有不敗者也又云原病式以五行過極反兼鬼賊之化故戰栗惡寒皆從火治予嘗不以爲然仲景論三陰寒症亦以戰栗惡寒概從火治爲非

則是戰栗之症固多因于熱而亦有因于寒者不可執一也是故別陰陽于疑似辨標本于隱微惟丹溪爲能言之又云知迎知隨氣可令調人之氣血外歷經絡内應臟腑寒則凝沍熱則淖溢貴適其中乃不爲病盖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下足足三陰從足入腹寔者迎其至而奪之虛者隨其往而濟之瀉滿寔補虛不能外是世俗多以經絡諸篇岐爲別門老氏仲景始發之于傷寒諸論因經考症立方陰陽表裏令其病畢見如太陽曰頭痛脊强

陽明曰目痛鼻乾少陽曰耳聾脇痛太陰曰腹滿自利少陰曰舌乾厥陰曰囊縮凡經絡所行部分發爲病症較然可見學者必察乎此庶幾迎隨之法施不謬耳先生好着書喜談脉理年踰八十衣冠皓偉嘗以手捋其鬚話當年治疾快意事津津不置弟子嘆未曾有則又曰盧鬍子豈異人耶知其說而已矣蓋武廟時宮中皆稱盧髯胡子云著有醫學百問辨脉家典要增定醫學綱目進士無子悉亡去

論曰予家先節婦先生女也得聞其行事爲詳而予

猶憶吾王毋晉晚歲病瘖毋撼牀呼曰悔不如盧太公言予跪問故則毋年二十時有疾先生與之九一升曰服此可無悔否則望五而發無及矣其發也果四十有五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先生以其餘醫人而其大者默定國本于武廟隐微之際倉皇宴駕宗社乂安非上醫之流乎與古之醫和論晉侯之疾扁鵲望見齊桓侯而却走何以異哉而惜乎其書不盡傳于世也先生之祖曰彥昭國初以賢良徵爲四川叅議叅議生佐佐生輔輔生常字守恒三世業醫

守恒生先生徙崑山生進士㮨官兵部貟外郎娶靈寶許氏封安人次楠太學生娶周氏楚府教授泰孫女皆絕墓在真義西三里自先生發朱彔中以治傷寒顯子孫能世其業其又爲龔侍丹之瘯厥沈懷中之中風沈慕汀之外感奚婁潮之癆瘵皆倉扁一時名聞境外投鍼劑草木必稱丹谷先生以爲此道中人龍也

秦雲

秦雲字起和識力强敏能任事由國子生倅霍州會

山西旱饑公被檄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一武弁輩鏹数萬行而懷仁王府故隷霍宗祿夂鈌則使黄頭破鞘而掩之公曰王需祿米急故當而柰何捍天子命常饑三晋民即有詒讓王其何說之辭王震恐完鞘還弁公取鏹列卓上照戶分給即胥吏一不涉手晋人以甦勑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霍故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公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数千監司詬之曰汝何官而擅命發廩耶公唯唯承之然鈎考籍記甚明不能

加罪而里甲遂免逋賦之患且因以爲利焉遷倅夷陵夷陵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群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公夢白袍者翹一足心知是秦武安君白起爲設重樓肖像祀之火患遂息車駕南巡省撫公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樓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聞嘅聲輒發無後期公與太守送抵樊城乃還而大鴻臚揭簾呼名會有旨事過界不問得免譴而監司猶責公避事公入白監司明府故後代不知此時事猶憶統輦夫時常懼不免死監司默然一日

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倅被檄但以文書羈縻官長無至者施帥取百鎰金苞茗巾餽公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嘆賞之陞開建縣知縣不肯赴僦舟還吳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自號弘玄先生所著有地理正脉荆南行稿史統鄭畧藏于家世父瓛別有傳

論曰歸太僕作弘玄先生贊詳哉其言之矣先生既謝事老而貧每言在夷陵建樓祀武安事樓上望西

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鳥之間極荊楚之勝矣先生賦詩談笑都不減古人而朝法非進士不成官其以國子生進者多自畫無能自奮于功名悲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吴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周鳳鳴　弟鳳起

周鳳鳴字于岐長不踰中人饒膽畧究心當世之務動止巍然父康僖公心期之年二十五成進士是爲正德九年甲戌授刑部陜西司主事初提獄即明習本部事宜多所注記部中每有奏牘尚書必諮决于公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署郎中事

欽勅勘宸濠逆黨按律定罪一無枉縱甲申寔授本司郎中時李尚書承勛爲刑部知公特深意欲以煩劇相試念惟廣東司所轄錦衣旗校驕悍難制調公往視事旗校肅然戊子李尚書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職方主將領多請謁竟莫能溷公總戎叅將以下除目一出寂無後言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而豐城以伯不得先侯請下廷臣議公曰伯不得先侯者分也上所任使是公以下者莫敢抗矣議遂定庚寅擢大理寺右丞值星霾示變應制

上疏纚纚萬言其論兵食水利尤爲鑿鑿可見行事當是時公方慨然以天下爲巳任而張少傅汪司馬嫠之屡欲中公會馮御史恩劾奏大臣不法事司馬將甘心御史而公所擬肆赦詔條適與忤遂落職公家居十有八年内外章奏薦公經世之學可大用凡六十餘疏公弗爲動嘗語人曰脱不幸吾亨于官者那得十年父子相保乎盖歸而侍康僖者又十年云康僖既歿詔廕一子入太學公以讓其弟于霄于霄諱鳳起爲光禄寺署正能謹毖所司與寺人爭出納

致廷杖滿考將遷以卿貳事波及謫山東鹽運判官
終遼左行太僕寺寺丞敦樸愷悌號稱長者庚幾萬
石君家之遺焉

論曰周先生早奮于功名以爲天下而餘常以爲其
家謝政之後區處萬貨至于纖悉目量手算莫不犂
然倘亦范蠡力耕海上之意乎而其後屡散也顧方
伯誌之詳矣曰明練似杜元凱勤毖似陶士行介特
似楊伯起竟其才業可以無所不至嗟乎嗟乎天生
斯人乃又奪之耶先生晚居尚書里自外歸有鳥百

逐板輿而噪小史曰彼烏有雛鵟者其攫之去豈其訴耶公心不然之召責鵟者令納雛其巢以觀焉而其人畏先生之將撻已也緣木如飛先生俯瞻矍然曰吾爲刑官久凡所據折獄者理耳亦何知理所必無故事所常有哉後弗振矣然聞先生治刑書濡毫忽起立或顧影而嘆人以爲求其生不得也

王應電　裔孫承慶

王應電字昭明格物强記讀書務深入又能自闢一境謂不可磨滅云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

遯遍覽宋胡宏明季本之書與近世吳紱清何喬新舒芬陳鳳梧諸家之疏殊未滿志喟然嘆曰夫子信古所以述而不作後人多援經以翼傳吾斯之未能信嘗指架上諸書此紛紛者何論秉訛襲舛即所載冬官散見五官之籍其文不關要是後人之周禮非周公之周禮也周公之禮根極心源貽爲天象五官離合皆有統會雖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雖百世可知也于是標位列圖句解字析積有年歲殆可充棟胡雈肅松好

公書遂刻之江右公署先是公以兵變無家西游吉安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稍前席至相問難達晝夜三越月而後忘言羅嘆曰聡明此書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辯固莫能煽摇其中而凌駕其上矣然用以告世罕有識者楚人吳鳳瑞見之曰向歆之後罕見其比公雖流離轉徙乎乃其行芳志潔一介不茍取與莊肅嘗避書院舍公公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晚歲自泰和歸崑山未久卒弟應宿鄉貢士裔孫承慶字孟

餘廣額通眉眼如漆談言亹亹父敏學奇窮遷徙無常公倚外氏居先輩范南江公孟嘉也說周易中庸論語往來淮揚間公畚歲時聞領要遂能口傳其秘筆之爲文常驚一座父心獨喜念是兒可不負先世述作而公果用文章起家領乙酉鄉薦名噪都下公少失恃育于祖母其而父又早孤力貧奉母甚歡公遠眷色如嬰兒父歿而大母存公遂不上計吏試依依膝前歿爲孺子泣也公年且艾乃謁選人授瑞安知縣縣苦旱病稅公調劑之恤商惠竈薄歛緩征所

以休息瑞人者備至梟徒楊敬竄籍于瑞根盤不可問公捕殺之而高其者窟穴水碓寺患若其僧公直之如律則瑞人凛凛憚公矣瑞鮮文物士不登籍者幾百年公至作人為務嘗得林增志李元齡卷大悅之而乙卯籍始有瑞士名姓盖林云亡何歿于官公口爽不能藏人過然用意故長者性至孝痛父多從乃行營高敞居青黄而文之甚麗誡家人舁父櫬先居之人語公非祥公訶曰事死如生祥莫大焉故人陸其與公善而公用薦起陸負不復至一日持酒脯

艤舡餉陸弁餽之鏹陸倉皇不能省公笑曰君今日滿甲忘之耶公少從父讀不能買坊刻備觀覽從其友李某者得陳員外敬甫數十義公誦之以爲佳既貴臨文猶稱述不置云

論曰往與瑞安同舍舍李氏許瑞安嘗言其父在川翁率瑞安羅拜昭明先生深衣帷裳儼坐而受之如見古人翁問周禮圖記則云簡帙重道遠不可舉已付吉安官舍語亹亹多訓誨瑞安尚小不能盡憶也星溪之學滿天下述作如昭明寥寥矣予每見瑞安

挺而立尊其瞻視亦猶行古之道歟乙酉之役與予偕卜之神瑞安得仙宗主盟之繇果爲夌公登瀛門下士神告之矣平居孝友爲政出則桐鄉瑞安斯何負磊落丈夫淵源本趣哉在川恂恂儒生老能孝養諒亦家學所自夫

張羽

張羽字子儀三歲失怙竒貧稍長不能就外傅則母王夫人辟纑紉綴將之夜歸就母讀尾燈熒熒相對達旦以爲常毋又令公秉月課誦縮其膏爲風雨晦

朔needs公讀稍息毋面之嗚嗚泣公亦泣書聲彌震聞者悽感而是時公已落晤驚人同舍生眈眈目矚公矣居無何有外家隸尺籍勾補不可跡者詞連公孱然孺子無兄弟聲勢之援伍伯捽而盪之子毋嫠因繫行亂頭垢服線蹊新故屬也所司憐其孤童許白之正德十六年公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視榷蕪湖客使肅榜疾馳雖甚嚴重必誠長年毋得逗撓捍張使君閑法既還京遷刑部員外署郎中事公與大禮議不合廷杖幾斃柄臣嗛之以原官改南

刑部而貴客猶以閑法見挫螯公蜚語聞上竟免其官先是公未病目絕絡忽下垂王夫人之喪哭泣過毀遂障其視或語公不幾滅性耶公泣曰殆非然焉曩者吾就月讀書時風露薄之先夫人已知吾視瀉久賊其外後殆不可支矣乃闢地城南湛思靜坐客至談說經史亹亹忘倦公性慷爽不能自匿其本懷卽子弟有過必令人知旣疾亟猶絃歌數闋賦誦如平生得年七十九

論曰予爲兒時從長老先生讀刑部制舉業音節鏗

然已聞醫者爲刑部起下垂而張之猶復摩挲萬卷中也刑部闢城南居規鑿園池遂不至廳事與世隔詩翰裒然然每言其少時就月課誦事血淚淫淫蔽面矣刑部既老雖不與世接而風流蘊藉至今猶想見其人子孫落落散處四方有冒他姓選爲弟子員者邦人猶嘖嘖指刑部之後至垂涕云

張寰

張寰字允清長身玉立飄顏如仙與人若落落而英偉秀傑之氣時滿襟帶見者大悅登嘉靖元年辛巳

榜進士第知濟寧州旋改濮州內服闋又補開州所
至多惠勞去後甚久州人尸祝之治開未幾尋陞刑
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
中事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刑部滿考封父祁州公奉
直大夫再疏乞終養詔許之初公之守濟也板輿迎
奉直州舍而州故孔道驛騷良苦公餙儲候望無寧
時奉直心弗善也然不欲言公察色知之將疏乞改
官而費文憲宏語吏部曰張久清才子令作候吏耶
遂遷濮公既封奉直具璽書金緋進而奉直寄語公

自汝守濮擒西洪學常天叙等爲朝廷救此一方民甚善而吾終夜凛凛毋持家報至手顫汗盈把矣吾饗國家榮施汝毋頓耶公又察奉直言知其心弗善也乃遂乞歸戲綵奉直前如嬰兒既數年奉直以老壽終服闋除授通政司右叅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漫應曰可竟觧組去公有至性即顧如戟手必奉直同卧起而奉直顧見公步趨旋折慄然惟恐其墜也在告時從奉直觀雁宕登天目父子相隨

衣冠儼雅浙人望之若翛然在世外者奉直既歿孤吟長嘯益縱意名山水間渡浙江觀潮錢塘遂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嶽足跡遍東南而碑版題詠之作亦半天下

論曰銀臺公該達多端世莫名其學要之自親親始矣公嘗社苕溪盖友坦上翁云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與名士吳琉陸崑華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逮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而翁獨與公善不知

公學視其友懷玉之會公嘗一再往說者謂公學擬王文成不必然公蓋東方朔阮籍之徒不名一行再會懷玉亦如陶隱居遊遠公社也歸太僕有光見客降仙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少孤善病嘗自匿幃中看司馬通鑑病起悉了其義誦可盡一卷肬句二三名噪黌序閒爲諸生冠正德已卯舉于鄉庚辰舉于禮部會 武宗南巡未及廷試以嘉靖辛巳賜進士出身選翰林

院庶吉士授編修公既績學有聞讀書中秘益事宏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說無不氾覽爲文章操紙筆立書融暢爾雅居然合作然公意直欲見之行事故在朝多所建白今詳載九龍山人集中識者謂有出入將相之畧云永嘉驟相倡議尊崇獻皇典禮一時諸臣死徙斥逐殆以百數公爲翰林亦在遣中永嘉卒公始用薦起爲春坊校書編修如故尋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古成均地位望清重公蹶復起乃稍事振植意欲有所發明以

答主眷亡何諸生坐頒曆失儀宰臣震怒既免祭酒
又欲盡奪其諸生公力救乃解已又上䟽言他事忤
旨落職公弱冠登籍垂三十年立朝者僅五閱歲偃
蹇顛頓卒以讟死天下共惜之

論曰王先生眉目踈秀抵掌談天下事無所讓或謂
之曰翰林故冠帶書生君宜少默公笑曰政不欲冠
帶人作書生事乎讀其集良然然稍戇難爲言責矣
九廟災議謂諸陵題主宜用春秋哭災漢儀變服倒
一傚日中反虞之儀不得以吉服從事又曰宗廟藏

玄石室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漢儀藏主西墻埳中埳石室也今建廟宜于北壁鑿石爲埳納主其中以應古制引經據理可示來世駸駸與白虎諸臣爭烈矣

魏庠　子希直

魏庠字子秀世居直義里直義西婁江東遶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民千餘家公龔其父璧遺田數百頃力守成無所愢擴而家日以大資補南京驍騎衛知事改光祿寺典簿致其仕公還里中見故里人苦重

賦上戶多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免者公獨自占其役俾休息焉真義里人用是特饒相誡勉其子孫必曰光祿之德幸無忘光祿縣令郭楠嘗造公見廳事側荒塚巋然問故公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與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其骸骨于水火故寧存之令拊掌曰杜氏之葬在西堦之下古人之誼也不意今日復逢于君咨嗟良久而去邑城西有宅與隣舍參錯人曰君胡不券公曰其人養母甚孝能守其業不忍奪也凡公之為德于鄉任自然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葬高

壻子希直字温甫嘉靖乙卯北畿舉人急行義不必人知如光祿性髙華潤達多戲所歷市橋村舍買金賑之不可勝紀然多出之嬉笑怒罵閭逆來順往人莫能測以故多取痴絶之名而人受無名之德里有粥菓者甚貧公思賑之無由而粥者貿貿然擔過公許公尾而竊之粥者見而跪進其美者公戒勿泄取什百價償之不納其進他粥者鬨競爲不知以希公竊公亦戲嘗之心知其僞不問也客其者久信于公意甚合故多平反嘗連其從者詐引無賴祈公施而

居閭取金焉公弗知也嘗使乞者負老婦哭于市詐言將戍其所負毋以行公甚憐而呼金與之篋中金僅二鋌客某者故叱之以爲不誠公故必與之其從者又故言金且盡不足償則公盡二鋌與之矣居恒好買萬金奇方聞有賣奇者不遠千里傾囊購之嘗溯淮涉河見纍纍桁者瘡甚卧市左公取方藥募人療之悶不法又手援其瘢加護焉又手搥千許而和之令速達桁者泣問主名不應聞者笑其迂不以爲德也公自爲舉人四十年不造令無干牘之謁而散

其家累萬金今之稱行義者必曰八相公其行也得年六十有四

論曰魏之先李姓家吴葑門之莊渠恭簡所由自號也李翁嘗依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至孝廉復姓李氏云李氏之在莊渠者尚以百數恭簡歲廩米有差光祿踵而行之誡子孫世勿絶太史公云千里之内賢人之富者光祿可以當之矣魏故有二孝子無嗣光祿謀祠之不果嘗語孝廉而孝廉年老散其貲殆盡又不果則又語其子尚賢曰

我將營世祠斷自朴隱至于光祿祀于一堂于同堂別爲一室祀恭簡公又別爲一室祀二孝子嗟乎垂老不忘其父之義又廣而推之疇謂孝廉多戲徒爲此嬉笑怒罵之德者哉尚賢卒成父志予特嘉之嘗爲作世祀述尚賢萬曆壬午舉人

顧夢圭　子允默　懋宏

顧夢圭字武祥十歲能文章十七偕計吏對公車不第輒下帷不肯見客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時公

年二十五輙從海內尊宿吕仲木鄒謙之遊相友善嘗泛舟清溪看梅花色香孤絶仲木笑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雅重如此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雷廉海北故有平江青鸎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道里遼絶往歲開採用舟筏兵夫萬計往来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寇黄山秀蔓延縱横覆轍可鑒且珠蚌出海有漸生息甚難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自非積久欲求美碩繁顆此必不得之數

矣況蜑戶腰舵入海觸犯瘴霧駢首就死實可憫念
傳曰明王慎德不貴遠物伏望陛下亟賜罷採養寶
源以寬民力天下幸甚不報責貢珠如初都御史陶
諧議勦西山諸猺空其地填以新民如韓襄毅公故
事公謂御史言猺不宜盡殺填以新民勢必吞噬而
猺地荒落雅非土兵所習居先年襄毅于廉州流賊
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日比
御史卒從公言久之遷江西左叅議張毓秀者公故
人子爲幕官柳州時櫬歸里而公見所櫬舟挽卒伶

俾促驛騎偵得之輒假路符行其喪而舟隘便易已舟載之灑淚而去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行誼作高才生文許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駕之安陸道河南省官出迎而公居守攝三司篆三司事秩然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于省門宗王以下無敢佚游視省府凜凜矣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延邵汀建其地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漸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家欵欵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詢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崇安建陽而建寧之民竄穴松溪賊如壽寧公詢得又捕平之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請致仕得俞旨公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羈丱歌鹿鳴鄉人爭羨異之公抑抑無喜色久歷外臺不內徙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櫂舡者曰腰彎折吾爾時不覺心動云子允默樾宏

顧允默字茂仁幼習家學爲文章多根極理要宏贍該博而秀色靈氣勃勃言表爲一時學者所推重已

讀皇甫兄弟諸書慨其菁華乃發其先侍御家藏擿芬擷秀漱潤咀英吞吐六藝考叶宮商識者謂酷似其舅而公不自喜也去從歸先生游爲古文詞濃淡相遭均節有式然公志在繩武藍衣幞頭浮沉諸生閒悒悒不自得中歲遊成均爲辟雍弟子與海内賢俊角則又輒先諸賢俊而藍衣幞頭如初公乃慨然曰李將軍不封侯豈其數耶稍稍考訂音律徵一二少年用相娛樂而讀書不減壯盛時晚年病噎其子天埈憂之不欲對公車公促之行曰吾志也既病亟

闈報又強邏之曰此行不第一會必有異已聞泥金捷賜及第索筆賦一詩遂瞋公長身秀目鬚顙如畫與人語恂恂若處子雖復酣放淋漓談言微中而時有不勝之色恥談先世功閥遇游冶王孫鮮衣躍馬揚揚于道輙障其面促步過之不與通而鄉人推世家子必稱公公聞弗善也公好讀書不問生產作業家幹有負官租久不償者會海忠介清查粮額及公而公方應試棘闈大梁王侯督其家幹如令不以聞公曰毋以事分郎君念盖其見重如此

顧懋宏字靖甫白晳虬髯語逡巡如寒士而氣雄萬夫時有封狼居胥之意馳驟諸生間久之多口過竟以此秧毀註誤繫獄既白家壁立將訪其宗老蘄陽閤有雲閣大夫王圻戴與適楚閉署中夢遊武昌感司馬子長來觀七澤之言作楚思賦久之竟以宗老籍爲諸生蘄州時練水殷無美都官夷陵見而懷之曰此吾故人顧茂倹也假道過蘄勸令東還遂游太學萬曆戊子以太學生被薦告還鄉里公在晦時故交竄亂絶有謝生者能間關順適公意公重憐之既得

雋謂一第可俯拾兩偕計不售公乃嘆曰嗟乎吾曰暮途遠寧自斷卜之耳乃授新安諭新安士多就公而公才濶無所大用于諸生閒遷國子學錄自謂陪京散吏守簿書而已其後出守莒州奉職循理無吏議終非其好也尚羊浮丘諸山望劉勰雕龍故處久之自劾免既還築室烏夜村植梅花數十株召謝生徵歌爲樂幅巾杖屨顏雪色識者謂不減當年丰骨云

論曰中憲公適閩過遂溪道渴不受墨吏饮必劾免

其官此其中涇渭何如而猥以劉寬婁師德相比方也茂仁菁華之業不減其家劉守之然非所願請南閑署中感憤作賦騷騷與子長爭烈矣予少及侍長公好奬士類聞人不善已有怍色與次公周旋久想其言論風旨庶幾今人所有無所不無者耶尚論顧氏之世多長者不虛耳

晉憲　父鵾　子驥

晉憲字其章父凌霄翁名鵾故宣平縣教諭性長者獨心奇先生八歲授古文尚書則先生通尚書授馬

班左氏傳則通諸傳援濂洛關閩諸儒之說則盡通其說謂諸儒弗畔于道然莫出其宗當是時意可俯拾一第試爲諸生則落落諸生間十年無所合日抱影一畝之宮環堵蕭然撐鏡而歎忽相者前揖先生先生訝然曰若休矣吾無所復覬天下事相者曰相期甚久念非足下之時弗以告今者從門閒窺若面有光氣如日翳而忽明也橫秋必矣如不吾驗請就御史小勒兵而有不號子冠軍者乎卻立良久曰故是嶔崎歷落人再誦其言而去是歲果就御之試第

一人秋七月又爲都下士尚書第一人先生曰非獨
相者信也吾性褊嘗自訟弗能下人日者賔于鄉有
竹工無端戟手相詈吾趣過之弗與校知其改常也
不三日竹工死先是與同舍生詣江陰同舍生之挽
者與田者閧諸田者負耒而前吾故自撻其挽者田
者歡譟去否即奮耒虀粉矣吾故不能自見吾面此
兩事者其有光氣時耶雖然吾無條達之會將不利
于行是歲上春官果不第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屯
田司主事時永嘉安仁在政府先生心弗善也永嘉

以二子贊于先生受尚書則先生與說尚書不負贊
而已矣尋奉命視榷荊南荊南既孔道榷司為債所
集先生氷蘖自矢政府不無少望賴本部趙司空廉
知其賢奏爲諸部使者最會有疾在告三年補虞衡
司主事適有慈寧宮之役謹物料絶竿牘如在屯田
時政府滋不悅辛卯晉本司員外郎命甫下武部失
火將延燒水署先生倉皇赴之捍禦節慎庫所存鉅
萬而論者詞連先生先生因服諸廷評評無害通判
嘉興銓部擬改南員外郎命且下忽中格會台州有

嘯聚之禍殺其守遂遷台郡先生攬鏡語其舍人曰吾面蓋有雀斑如靨云春秋之後斑忽脫綰入皮膜間今又若靨其章殆不振遂自免君子曰先生之觧也桑其惼免也信諸靨豈相者之說故然耶先生初筮仕就故宅稍闢園亭則盜者敗之已稍繕則島夷又敗之先生曰嘻吾故嶔崎歷落人豈有憾焉或有言永嘉貳先生者輒謝曰永嘉即貴能隱現吾斑痕哉得年八十二考終子驥字子良孝事工部知工部之不能諧世也修植桑果種橘千章與從父其大翁

發明軒岐之旨曰凡爲人子應爾然不廢科舉之試後應詔圈訂孝武兩朝實錄久之不得官請試遠郡歷滇遼中都幕慨然南歸橋敷榮且落其實作傷寒辨論數十篇語所親曰吾藉工部之庇游成均觀明堂辟雍遂盡覽兩朝掌故一時休明紛紜之變涉南詔登金馬碧雞之山摘其明秀渡遼問　且七[illegible]乃顏泰寧　所往來南浮大河瞻伊闕放舟而還葉心朱實纍纍抱弱子剖一味之甘論五臟關會之原辨草木甘苦之性所得既多夫又何憾而故園殘破不

可居將小築黌舍旁後人其有觀乎先生清癯玉立
印堂黑子隆起時然後發言有義意書法顏平原醫
説宗王叔和其人類王彥方陳太丘學者稱櫟庵先
生

論曰晉氏其先受姓于國子孫多散處太原平涼閭
楚漢之際鄗始以晉顯歷東西京迄典午之代經與
灼之外何寥寥也灼有文章述而不作工部豈其苗
裔歟豸慕在隱現之間務滋宣平之德宜大其後而
後如綫者何也天將有待耶悲夫

秦鰲

秦鰲字子元孤貧力學未弱冠里黠者中之徭親戚憂之公挺挺上書邑子請免役竟學邑子試之文立就英姿颯爽爲析其中者而延致公爲其弟子師嘗讀葉文莊公西垣奏章慨然想慕其爲人既補諸生有令譽中嘉靖乙酉鄉試明年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勑使藩府再奉詔河南皆稱職擢拜兵科給事中公受白簡喜曰西垣故如是耶言事諤諤然不專以擊斷爲用壬辰彗星見公上疏災由大臣御褒誠讜權

相惡之出爲東陽丞東陽民生女不肯育公禁止之民家生育如常陞樂清令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所至有德于民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會湖湘盜起擒殺不可止公曰無庸盡請其原使民自不盜乎爲薄稅緩役期年而盜息已轉本省布政司參議提督太和山與中使王佐論香案例不合授劾歸服闋補福建貧民李八仔者訟其叔爲富戶所殺有証驗而富者行金抵八仔獄繫久不決公直之陞按察司副使入覲還轉布政司參政道喝病脾免巡延汀報遷按察

卒

贊曰人臣致位通顯議論朝廷自謂擲之無上一遭挫蹶負氣虛憍豈復問民事哉秦大夫之外補慈仁爲務弭盜必清其原即卓魯之政何以加諸然氣凌中貴寃洗平民使黃金不得爲政西垣風調猶凜凜矣是豈負平生景行之義乎余讀周太僕誌載大夫慕文莊事特詳見士故有志凡居官任職烈烈于世者非苟然而已者也

顧夢川　子允華　允烈

顧夢川字禹祥性磊落讀書無間寒暑廣軸高函每覽必盡首尾起伏皆手自注記無所遺失父侍御公愛其該達推所藏書悉以相與每一櫝必數十人舉之品叙甲乙畧做唐宋内庫書目有乾兌离震等號外鐫顧孔昭甫藏書字羅列于堂公設胡床擁之而坐綺疏玲瓏棐席芬潔嘗取大白架而楹間客至則沃之相與揚搉古今無訂訛謬焚膏繼晷樽罍雲瀉未嘗少倦或謂公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于公何如公曰夫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

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公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公酒容溫克談論以時處父兄金紫之間泊無所起觸事興懷亦時有遲暮之色一往而深故未嘗縱擊唾壺自鳴伏櫪云晚歲貢入太學益復棲心玄理寄興澹漠客語之曰子傲絳帳耶公笑答曰吾擁先侍御萬卷何止南面百城饘粥之餘尚足了麯蘖事乃復戀三升美醞乎公于飲量人莫能窺其給事者度可一石即公亦不能自名其

際也王京兆少育于公見公嘗讀漢書達旦侍者更酤飲之講論不輟既歿門人私謚曰淳靖先生龔世美嘗有謚議不具載子允嘩字　允烈字孚承能繼先志惟孝友于兄弟生平不異財食不異味服不異彩子婦不異舅姑童僕欣欣不異主將行父喪必高敞其門如父命割產償之不異議內外宗黨病瘓死喪憂患朋友問遺不異禮讀書課義不異處以此終其身

論曰長老言學問之于內典吾鄉自淳靖始也至兩

先生不然濂洛關閩之書口誦無遺矣豈時運然乎侍御推擇子弟必首淳靖至不欲方伯冕而賀旦傷其弟不遭時之念所藏書悉以相與夫有所試之耶世廟時吾鄉榜頭絡繹多顧姓兩先生必雁行其間終不一遇以老然其孝友之性豈容没没哉巴湖之東有墳翼然曰巢鶴林者淳靖父子實從侍御藏于此百世之下過者必式有以也夫

張廷臣

張廷臣字元忠五歲從父僉憲公寬令錢塘署炎亟

取印潜抱而出僉憲竒之每會僚屬必呼與俱酬對機警動中窾會有詐稱臺檄者公從旁立辨其非是驗之果然僉憲喜曰兒任官矣時甫八歲十九補第子員已入太學為增城湛元明所知戊子内江張學士潮丞賞其文擢上第然文高六上公車不售年四十三卒公篤肩廣顙修眉長準準上黒子隆起體尫弱善病藥餌不去其口然幹局有餘遇事强敏精悍摠理操切無所縱貸居恒不廢吟咏而家政嶄然至于纎悉莫不畢舉僉憲致政歸飲酒賦詩而已既疾

亟有相人郁生者言公必不起公偵得之召郁生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盖其精强自持類如此

論曰張氏世有詩文自新城公始至元忠益著元忠嘗作秋夜賦予得覽焉首叙云少作鴻踪涕靡零於故舊壯懷鷄肋夢弗任于長安其感憤激烈之氣亦勃勃毫楮間矣四十不第卒以病死夫誠詩之能窮人與王弇州稱吾鄉絶特之士困公車者三人曰吳秀甫歸凞甫張元忠然凞甫晚第卒阨于官而其子季思亦以孝廉死悲乎悲乎即造物者不妒才吾不

信也

顧履方　子謙亨　曾孫天宿

顧履方字仲立靜愼持重木質而理雖甚年少居然有長者之風十四補諸生往侍文康京邸門館寂然惟槐陰書聲相荅映戊子以太學生登順天府鄉試薦明年罷春官試抵家汛掃庭宇簡飭童僕親族兄弟外未嘗輕交一人會文康有疾兼程馳赴風塵骨立比薨扶護南還毀瘠踰禮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勸令偕計吏勉再往旋亦報罷不二年卒公性儉約

被服如寒素然見文康豁達喜施盡出恩賚賙族人子弟及貧無力者心竊喜惟恐不極間先意爲文康周急贍孤寡輒不欲自名其德曰文康之意云爾公在邸嘗師事吳學士仁甫而華亭陸文裕以祭酒知公爲文字交尺一之問間一往復官其鄉者僅一交刺亦多不交刺未識面者焉年五十有六子謙亨字嘉甫年十六用文康三品滿考廕入太學授尚寶司丞滿九載進本司卿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公性開敏爲文慕司馬子長一時大家樂與游處年六十二

卒曾孫天宿字元昭秀眉目骨見衣表二十薦萬曆戊子鄉試服御如常無境外竿牘之問庚戌易名春授汀州府連城縣教諭連城崇山複嶺公攀蹬而登宦味蕭然汀守沈公應奎一見器重之嘗語人吾于連城非獨他鄉之遇故有氣類焉亡何服艱歸病卒年五十一

論曰吾鄉俗凡孝廉多徒行飛蓋以布爲之顧先生舉於鄉不蓋也偶飛蓋過市中而里父老聚觀之喜曰即亦蓋耶先生俛首趨過里誡家人藏勿御奉政

閑敏有詞藻氣甚豪而不失爲長者故足貴耳連城之貞素眼無黑白與予交歷三十年無親疎想予猶憶連城報捷時其季父崙巖翁誡之曰人生七十亦恒耳以子之年得雋其爲德而善不勝紀也其爲不德而不善不勝紀也傳曰樹德務滋顧氏世有令德而家庭之勸誨如是雖百世可矣汀守篤行君子也連城無事可見聊載前語証之

孫雲

孫雲字從龍嘉靖已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與

議圜丘禮成賜金綺進本司員外郎改浙江司而有馮御史論死事馮御史者故留臺四鐵御史名恩初以論南臺大計例怒御史大夫汪鋐鋐必欲螫馮御史會星變求言御史又劾奏鋐爲腹心之彗又引范希文百官圖例條上賢不肖主名爲朝廷分別言之詞連永嘉安仁二相曰願陛下亟罷其召用者永棄其已罷者上怒趣緹騎逮御史廷訊不能决移秋官獄屬公公抗言曰御史得風聞言事上又以星孛故詔諸臣皆得言之御史也而言盡其又何罪焉門紀

御史嶽嶽毀譽過當法不得論死即論死與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不合當是時同曹郎爲公握掌掌透爪公力諍不少挫會上怒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而疑馮御史嶽謫公爲廣東潮陽縣典史已調廣西之懷遠居無幾量移增城令改判東昌尋守巴州繼守邵武同知踰年遷南刑部郎中未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上躬視顯陵葦道綿屬所至藩臬多受譴責公綜理甚張累賜金綺遷福建布政司叅議部有礦賊嘯聚千人焚刼爲亂公親率兵勦平之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幾引疾自免公偉幹虬髯聲如巨鍾每披襟爲人談事皆服其有體無敢相撓而仁心爲質要必以親觀爲本始父桂蟾翁客死桂林公爲諸生甫弱冠聞訃嘔血犯炎瘴冒痢瘦徒步萬里得父骨畧平堡函之以歸將渡江旋風飈起三老懼而盪之公挺入江中浮行里許出函骨宛然號慟欲絕曰天乎天乎吾曩者始奔父喪挾秉金墮水吾亦從水攫得之而今日水又驚吾父耶公既謝政念一及之輒語人吾魂魄猶在江頭也

論曰惟孝與忠生人之性也雖甚偉人故有不能見之行事者獨孫大夫之事其當年掀髯振纓汩流灑血之狀猶令人髮指泣行下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豈虛也哉大夫臯江右時手闢孫許二公之祠釃牲載俎安其成仁之日夫亦其生平之慕尚歟許先生嘗爲大夫生志載吾鄉學田之義自大夫始吁嗟大夫其于在三之節何負焉

張情　弟意

張情字約之故封繕部禎次子出爲封駕部祥後而

繕部有季子意字誠之少與兄同學父授之書公讀不輟弟頗好弄不事事然一覽竟無餘均及限弟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朝廷方議建九廟公奉璽書徵材荊楚遷郎中封父繕部如其官大工告成得進兩階爲山東按察司副使與御史議獄不合免官歸而公方登戊戌榜進士選授處州府推官處俗囂訟不可化公性長者理處獄獨辦處多逋賦監司檄公往公召逋者提爰牘示之曰若處民也聚族居此甚適而逋租者戍邊魂魄遊異鄉矣若

其圖之闈者感泣爭償賦如約監司咸異之而最後
舒御史頗用深文相高每聞公訊莫善也會尚書特
徵公且發而御史以金盤衛相告訐累歲不決事屬
公公用輕刑奠之意愈不懌故稽公行公後授刑部
福建司主事公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
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中除母服再補車駕贈
父駕部如之車駕職上供船輿管驛騎公庀材堅良
三老無害給芻以時騎長不苦驛騷部民大悅馬鞭
戲拾都人士咸能識之呼爲張佛子云甲寅冬陞九

江府知府公流覽民俗慨然歎曰九江民不勝逞矣吾姑相保以拙于是簡訟而息之惟休養是務爲之期年草沒訟庭無兩造者旦起吏胥押牘而退魚菽常不給輿皂織屨自力絶不知時買何事公亦翛然食得也客過九江輒持斗酒兩箕器食相慰勞客愈服其貞素時方徵三峒兵備倭所至郡縣多鍵闢閭問意實遠之然剽擾特甚公郊迎勞苦又飲其酋帥悼恤死亡三峒兵亂流而渡寂無譁者即數數往來乎九江民不知也既滿考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尋以

病免歸乃小築玉山之陽蒔花賦詩與山東公為白首兄弟之遊歡然無間初山東公之與御史相持也蓋有負券不能償而故詭艷妓為妻以詐子錢家者御史論詐者死山東公爭非是手批御史御史劾公公亦自謂吾臬臣稱外臺例得與御史相譏察亦劾御史當是時霍文敏在朝聞之曰副使故出吾門下我知之曩者副使使荆楚時積羨金萬萬無所取乃私詐者金耶山東公性稍戇不類闇公然事已則忘之其為人急行義嘗貸粟於人人有告急者不弛擔

與之閻公耻人言居官廉而山東公廉不能自存其
子勉具食與樂歡公公輙忘倦閻公有子三人長應
文字茂實次應武茂仁次應忠茂良夙慧者學能文
章里人稱爲三傑

論曰吾鄉故有蕭墅二張後爲安溪張氏稱閻東兩
憲副云閻憲清淨自正卧理九江豈所謂政由專成
民以親信者耶其後爲周叅政之興化顧司馬之饒
州大都猶是而九江幾無爲矣東臬手批直指三十
謝事人言速則易終固然至其安貧絕藥惟恐滓溷

白雲鄉斯何讓阿兄耻言官廉乎太倉公稱閫憲循予官長者于鄉合而表之曰有德君子不虛耳其實與東皋之操兄弟也

吳中英

吳中英字純甫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所欲觀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聲名大噪開化方豪來爲縣方年少自謂有文學會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覽書大服引與游甚歡後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

先生名告之而先生雅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貲甚厚乃按籍視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飭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心下之游揚不置人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焉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以故四方學者日進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屨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群疑豁如

雲被雨霽天清日明其于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于其間　肅皇帝中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詔書數下修明廢典纚纚不一事而皆先生平日之所嘗言世益服其識不可及云嘉靖辛卯始為南都舉人時先生且老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粥財自給閉門不復往還令兒女環侍几旁誦詩而已戊戌試禮部不第至淮疾作抵家二日卒得年五十一

論曰郭有道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豈吳先生之謂歟有道嘗著書

一卷論取士之本遭亂亡失以觀先生蓋誠有之歸
太僕方八歲嬉戲山中得枯骨作文瘞之其父怒撻
太僕先生請觀之曰班馬之才也遂與定交李中丞
贊見先生嗟咨良久徐覽其牘曰故是八座上人沈
玄朗手標爽奕多奇節先生愛重之相其面可封侯
醉鄉是遵何術哉嘗與人決賭以竹籌爲質贖之百
金而色辭懸長之贈莫敢發言第以事置對先生不
言也令閱其名察知之事立解抑何落落不可犯如
此嘉靖中吾鄉多人物讀書談義必稱太僕而先生

始基之矣

沈世麟

沈世麟字明甫號玄朗初名金馬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勃勃有風雲之氣與同邑吳純甫周于岐齊名玄朗後稍放于酒不屑當世之務家藏書千卷小涉則束之不復省指語人吾神遊其間矣嘗髽髻袒跣行吟于市遇所與游頓足狂呼把臂而語語輒不可了或忽然疾走馳去里人目之狂生家貧以書抵縣令假擔粟令亦笑與之郡司理其悅其高義

擾之室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朞年謝去餅罍雄
積庭闇司李不恎也卒年四十二祔葬朱滌原之祖
塋
論曰沈先生清狂自喜不屑禮法而禮法之士多從
之游吳純甫對客栢数生平之文獨稱玄朗有高行
多奇節此于隱微幽獨之際信其人真可以遯世而
無悶有不能誦言于人者孔子之門小節必闕然不
發虞仲夷逸彼其人必有以取之而世亦不可以無
斯人也沈氏墓故在馬鞍山西麓純甫偶過之語客

曰異時古栢甚竒嘗欝欝蒼蒼以比代有文人今忽枯萎去朗其不起矣亡何竟死世稱純甫善相人或在四體或在神情或在文藝乃不知其草木榮悴之皆相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